

縱觀古今藝術大家，「半路出家」者有之，而像彭祖述這樣年近花甲才潛心工藝美術行業的可謂少之。一部凝結十載心血而成的《石頭記微刻》，不僅令彭祖述聞名海內外，更使他成為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彭祖述的工藝美術之路，正如他題於「夕陽雲錦硯」上的一首詩文：回首滄桑若許年，春風秋雨冬雪寒。曾求入世運不遂，老來石上悟真禪。鐵筆紅樓鑄新夢，須彌芥子撒人寰。癡心又喜松花硯，未負夕陽雲錦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盧冶 吉林長春報道



彭祖述 趙毅亮 攝

工藝美術大師彭祖述：

十載石刻石頭記 不負夕陽雲錦天

彭祖述簡介

彭祖述，生於1933年6月，山東萊州人。原任長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長春市特邀政協委員，吉林省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長春市書法家協會副會長，吉林省白山印社社長，吉林省與長春市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長春市微刻藝術家協會主席。

彭祖述近年被長春市政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分別授予「長春市有突出貢獻的老藝術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成員」、「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並由吉林省政府特聘為文史館館員。其書法、篆刻、微刻、雕刻作品渾厚、粗獷、遒勁，頗具金石韻味，曾多次在國內主流報刊及專業性報刊上發表，並在中國翰研林、鳳嶺古港摩崖等處刻石陳列；其石微刻《牡丹頌》，獲中國文聯、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第八屆中國「山花獎」金獎，並獲中國工藝美術協會及中國工美大師精品展「百花杯」金獎，石微刻《論語》獲第九屆中國工藝美術協會「中藝杯」金獎。著作有《石頭記微刻》、《彭祖述篆刻選集》等。

彭祖述最初與雕刻結緣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動盪時期。1966年，在《長春日報》工作的彭祖述遭遇到人生中最為跌宕的階段，一腔愁苦無人傾訴，便萌發了「當個工人，學門手藝」想法，於是他走進了家附近的石刻廠，拂去心中塵埃，埋頭於雕刻。那年，他33歲。

其後時局歸於平靜，工作繁忙起來，彭祖述對雕刻一事也是有心無力，只好暫時深埋心中。直到1990年，他決定從吉林省長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的職位上提前退休，「當時覺得身體、精力都還可以，別人退休之後跳跳舞、看看電影，我就在家裡搞篆刻、練書法。」已是57歲的彭祖述終於有機會將雕刻奉為餘生事業。



彭祖述在小硯上自題詩文。 趙毅亮 攝



觀眾在欣賞《石頭記微刻》作品。 網上圖片

輾轉十萬公里 找尋石中上品

1992年，彭祖述以戚慶生序八十回本《石頭記》為底本，總計60餘萬字，微刻於印石中央，每回一石，加上序言和後記，共82塊，是為《石頭記微刻》，並於2002年完成。

從花甲至古稀，彭祖述十年潛心微刻，因傳說最初記於石頭上而得名的《石頭記》（又稱《紅樓夢》），終復歸於石上。由於微刻的每個字不足米粒大小，要用十倍放大鏡觀看。彭祖述說：「我在刻這個東西的時候是哭着刻的，刻到難處的時候大哭幾聲，自己沉澱一下。」

彭祖述的嘔心之作，得到了業界的肯定。啟功先生曾為該作品題記：「每石大者似書，小者盈掌，五彩絢爛，或方或圓，形狀各異。文字微刻於印石中央，字如蠅頭，筆若蛛絲，在十倍放大鏡下，再現書法之姿，俊逸流暢，透着濃濃的金石氣……」國家博物館曾七次提出要收藏這部作品，但彭祖述愛鄉心切，於2010年毅然將這部作品捐獻給了長春市，現展於長春世界雕塑公園內的「彭祖述藝術館」。

彭祖述回憶道，為了找到意境最為貼合的石中上品，他踏遍名石產地：南上福建壽山，北到內蒙古巴林右旗，東至浙江青田，再轉皖浙交界的昌化，往返數十次，行程十萬公里。所選名石有昌化田黃石、巴林福黃石、昌化和巴林雞血石、壽山芙蓉石等50多種印石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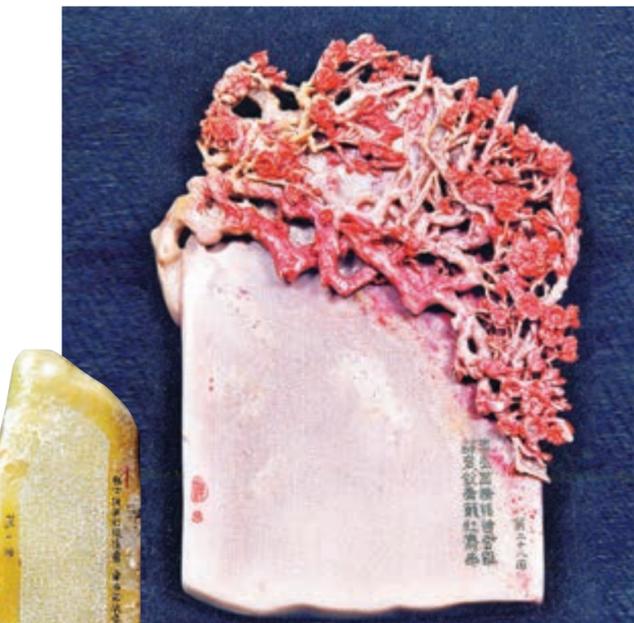
獨創文玩小硯 收藏價值提升

「松花石百硯」是彭祖述繼《石頭記微刻》後又一耗費十年心力的巨作，涵蓋宮廷硯、微刻硯、篆刻硯、書法硯、天籟硯、奇石硯、文玩小硯、傳統硯等八大系列，包括姊妹篇在內共有108方松花石硯台。奏刀之初，彭祖述便將雕刻松花石硯台定調為「悟硯問道」。「我想通過刻松花石硯台，找出一條松花石和硯台的真正發展道路來。」彭祖述說，「第一，是要投石問路；第二，則要投石激浪；第三，投石鋪路。」當前硯界較為沉悶，彭祖述期待「松花石百硯」展出之後，可以引起大家重視。「我們可以討論，甚至批評，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開始考慮硯界今後要如何發展，共同找出一條道路來，也找出一條吉林省松花石硯台的發展之路來。」彭祖述透露，「松花石百硯」預計在今年5月末率先在長春展出。

已是耄耋之年的彭祖述，近來身體不適，腰痛日重。記者到訪時，家裡仍瀰漫着未散盡的中藥味道。「最近眼睛跟不上了，手也不如以往靈敏，到細微之處已經不敢下刀。」彭祖述坐在他日常刻硯的工作室裡，看着自己滿是老繭的雙手，感到有些遺憾。即便如此，他還在堅持創作，對於硯文化如何傳承、發展的問題思考不止。「創新是藝術的生命，是藝術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彭祖述說，「想要打破硯界目前的狀態，必須要刻點新鮮的東西。」他在雕刻「松花石百硯」中的每一方硯台時，都在力爭與硯界面世的硯台區分開，大膽創新，獨闢蹊徑。

文玩小硯便是其中一例。隨着內地經濟、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書寫工具也在快速變化。為適應新的需求，彭祖述認為，硯台應在保持其使用價值的基礎上，把它做小、做精，增加其文化品味、觀賞性及可玩性，這更利於硯文化的傳承。「我刻的小硯，多重於文玩的意念，把中國的水墨畫、文化名人、文物、書法、篆刻、雕刻等諸多內容，都融入小硯中，更便於把玩、觀賞、收藏、使用、攜帶、做禮品，好處多多。」

彭祖述認為，此舉是激活硯界、改變硯界面貌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亦是中華民族硯文化更好延續下去的重要之道。



《石頭記微刻》作品(部分)。 網上圖片



「松花石百硯」之道德經硯。 資料圖片

「松花石百硯」之銀線瀑硯。 資料圖片

創彭氏風格藝術 融書法詩文篆刻



記者參觀彭祖述「松花石百硯」作品。 趙毅亮 攝

早在《石頭記微刻》面世之時，便有權威媒體稱其作品可謂書法、篆刻、雕塑、詩文「四門藝術集於一石，使其交相輝映」，這在中國乃至世界尚屬首創。在雕刻「松花石百硯」時，彭祖述更是將微刻融入其中。這比《石頭記微刻》的難度要大得多。

彭祖述說：「微刻都刻在印石上，硬度低；松花石硯石要比印石硬一倍左右，一般的刻刀刻下去就崩了，所以每一個字都要一手拿刀一手推，愣是這樣摳出來的。」比如硯台《論語》，加上自題的序言近兩萬字，每個字不足米粒大小，要用十倍放大鏡觀看。彭祖述說：「我在刻這個東西的時候是哭着刻的，刻到難處的時候大哭幾聲；自己沉澱一下。」

篆刻用於硯界亦是裝飾之用，彭祖述卻獨闢蹊徑，以篆書將近270字的《心經》刻於硯上，行文走字着勁有力，書法功底可見一斑。這種集書法、篆刻、微刻等一體的彭氏綜合雕刻藝術，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認可，如今已被列入吉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以文化賦予硯台靈魂

在進行「松花石百硯」雕刻之前，彭祖述曾拜訪過當今刻硯泰斗。也正是在此過程中，他發現，當前硯界有文化底蘊的硯台太少。「石頭不會說話，但是作為一件工藝美術作品，向大家展示的時候，要讓人知道為什麼這樣刻。」彭祖述說，做到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

彭祖述將硯名、硯譜等體現硯台文化內涵的事情看得極重。在他看來，「一個硯台，如果沒有硯名，就不能算一個好硯台。」彭祖述說，「我的每一塊硯台都有硯名，其中60%都有一首古體詩。根據石頭的形狀、顏色、紋路，我會在創作硯台時把這些都考慮進去，與石頭密切結合來寫一首詩。」比如天籟系列中的雙瀑硯、驚濤瀑硯和銀線瀑硯，本是平淡無奇的頑石一枚，只不過底色中夾雜一縷白色點綴。彭祖述賦詩之後，展現出了「洪鐘大呂」和潺潺溪流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還有聽雨硯、觀雪硯、白頭翁硯、鸚鵡八哥硯等，108方松花石硯台中，每一方硯台背後，都有一個令人深思的典故和故事。彭祖述將一塊塊普通的松花石，根據其特點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內涵。從此，硯台便有了靈魂，有了生命。

遍訪二十礦坑 終成松花石譜

彭祖述說，自退休以來，他只做了三件事：一為十年微刻《紅樓夢》，二為「松花石百硯」又耗十年，三是收集整理了一套即將面世的松花石樣板石《石譜》，現已有240多方。自古以來多「石癡」，而把松花石歸類建檔、印成石譜的，彭祖述可謂是古今第一人。

彭祖述在十餘年收集松花石料、製

作松花石硯過程中發現，松花石礦成龍形，分佈於長白山區，吉林省安圖一帶為龍頭，白山市江源與通化大安、柳河為龍身，遼寧本溪為龍尾，石材質量以吉林省內最優。

松花石產地廣闊、儲量豐富、品種多樣、色彩斑斕，清朝康熙皇帝欽定為製硯寶石，300多年來雖有人開採，但無人深入研究，亦沒有樣

板石系統地供人參照利用，實為憾事。彭祖述說：「因此，我們做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

彭祖述曾先後去了二十幾個松花石礦坑，親自採集、收集、購買松花石。2016年年中，彭祖述邀請對松花石、松花石硯頗有研究的劉祖林先生牽頭，與張濂新先生、房功理先生等吉林省工藝美術大師，共

同鑒別、挑選、整理出240塊松花石。近期，彭祖述之子彭沛率精細工匠對240塊松花石進行了切割、打磨、修光、裝飾，成為可供觀賞研究的松花石樣板石。

在收集過程中，彭祖述還發現了可作裝飾用的半透明狀松花石，「松花石礦藏量大，目前尚未全部收集齊全，我們會逐步完善、補充，並命名、定硯、定價，最終整理出文字、圖像，成書上網，公之於眾，為吉林省松花石產業發展作出新的貢獻。」